



14
1555
71

76



湛淵靜語



門 44
1555
卷 71

湛淵靜語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購求

湛淵靜語者湛淵子與客語于靜也湛淵姓名爵里不聞于時家西湖西有泉自竺山來及門而瀦湛然下見白石若隔一膜愛之客至呼坐榻就淵四空無人林影在水掀髯劇談大而天地之高厚細而品彙之化育至於聖賢之大訓古今之明戒日用之小物下至滑稽談諧任情極口談輟則笑笑復談兩不知其是非非是也又病忘客退欲持以質諸人忘之矣於是具白堊寸遇所得隨樹石牆壁識之幸而不漫滅則子弟輩更書于冊積三十年其不遂忘而獲識之者蓋百分一其識之

而不遂漫滅獲更焉者蓋十分一也風漂塵轉走南
北半天下所聞日益廣得說日益多聚之一篋然猶以
湛淵名者何居吁始予之愛淵而居之且以名吾愛也
今予與淵相忘不知我之爲淵淵之爲我向所謂湛然
者不在乎淵而在予方寸間矣豈區區一水云乎哉然
謂之靜猶及夫功名世故之未者入之情也人生如一
杪忽於天地之大而能與天地配以其道可達乎二者
也此道可獨善卑卑爲沮溺之爲哉窮巖穴者簞瓢豈
人之情人之不幸也時有不逞之徒而強去之耳

靜常靜動可常動乎故亦曰湛淵靜語若夫漉漉叢脞
無補於世教則稗官之設稗不及穀粟不愈於土炭耶
是則苟存之意湛淵子自序

湛淵先生有德有言人也往予客江左得相師友始
取惟文墨議論歷年多且游其里久迺知文行之美
出乎天性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小詩十歲能刺股
肉起母之疾既冠益孤貧依多書之家者二十年晝
繼夜讀無大故不出戶庭文聲獵獵起既仕喜推挽
後來成就寒隱濟人利物事人能誦言之所交南北

知名士如文本心何潛齋劉須溪牟獻之方萬里夾
谷士常閻子靜姚牧菴盧處道諸公莫不禮遇相與
爲忘年之游期於遠大而先生泊然以退爲樂將爲
河爲海欲爲川濱而止可乎二畝之宅竹樹半之嘗
鼓一篋自隨客至卽屏去一日臥內見之乃所著有
餘師經子類訓集翠裘等書也引證嚴密言論醇正
雖汎說調笑具有微意非若今所謂雜說無益於學
徒玩物喪志惜汗塗竄益不加比緝予哀其勤慮其
久致散軼勉爲次第併詩文合百卷靜語其一也湛

淵名滿天下嘗自謂平生受用全得謝上蔡去一於
字力文章翰墨所至傳誦藏去如遇奇物予老矣尙
懼美行爲文所掩故因其敘索言之庶知予取友之
道不苟也先生姓白氏名珽字廷玉錢唐人今年六
十又三湛淵其山居故扁云涇大庚戌夏四月二日
友生海陵周曠伯暘甫敘

湛淵靜語卷一

錢唐白 珽 廷玉撰

海陵周 暉 伯暘編

理宗聖德天縱問學日新潛龍越邸日嘗從多士盛興
 較藝文場及即位中外稱為文章天子林希逸垂崇
 政殿說書首進養性存心二說即日降御批云心者
 神明之舍欲養其性必存其心觀卿進說姑以七言
 寓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虛操存須用養工夫瑩然鏡
 淨無纖翳一性融明萬理俱

景定癸亥九月禋祀於太室禮畢上乘輅詣明堂連日
陰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都
人忻慶時執綏官某見天顏和懌奏云此晴自陛下
方寸中來上不語又奏臣聞陛下於禁中晨夕叩祈
上亦不荅又奏臣聞皇太子亦露禱宮中上始云卿
何自知之曰臣傳聞如此乞付史館上復不荅還內
次日肆赦禮成內批出某人與郡

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閒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
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尙蕃居池陽婦人不

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學理粹一編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隕石於宋五公羊
雖因經作傳而曰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
經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荅滕文公已多二也字而
劉向載泄冶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
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
草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

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亾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亾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聖經賢傳

有士人投啓事於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尚父又用運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尚父謂可師可尚可爲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古者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毛詩鴈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儀一兮孟子市價不貳趙岐註云無二價也本文用貳字

注用此二字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所謂肆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亾奇馬援傳今更其陸陸七則秦有漆娥臺用此漆字捌廣韻云無齒杷也本作扒今借爲八九十百千万與玖拾伯仟萬皆有通用也

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疎謬處所以啓或者之疑議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傳會於其間以張侈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

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焉
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卽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
卒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未有門人德
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疎
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勝湖廣綱梢據石閒薄人於險橫
吾境者賈秋壑爲湖廣總領怒其不存體統訴於朝
時論不以爲然令與方邵武兩易其任離郡日有綵
旗餞之行者書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

侔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又隔兩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菴項氏謂雨雪霜露雲霧霰雹成水
之物皆降於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檜取火
之物皆生於地此說是已然卽人之一身求之亦可
槩見入貪心動則涎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
生慾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卽太極也此心之動
卽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卽天之生水也
蓋神存於心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
則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潤

宋孝居士字夷仲隱於襄陽漢水之西結廬竹林中春
月鬻笋充酒資截竹成筒爲酒器或問其故荅曰我
性愛竹與酒欲令此二物常並耳巴陵王休若往造
之居士善彈箏方坐林中彈箏不爲禮少頃回語其
子云取豹皮中五錢爲殿下市瓜置箏其語王之賓
客欲聞箏者指令居士彈居士曰辛非王門伶人何
事見逼吾所以勝於君等正爲舉止自由若聞命鞠
躬卽與君等何異古對詳雅衆不能屈胡文定公爲
之傳

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若
不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憐
其窶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
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壇劉漫塘
父忘其名號雲茅居士家貧尙義嘗除夕絕糧轉貸
得斗粟忽所親來貸米家人有難色居士曰我猶有
借處彼誰與之分遣一半不少吝居鄉曲多有濟人
利物之事後漫塘亦以文章顯上天佑善其報不爽
類此

文字閒一字各義曰假借亦有兩字各義者莊子有戴
晉人注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非晉國人也亦猶扁
鵲姓秦名緩字越人泗州大聖何人也出隋書西域
傳謂何國人也非誰何也檀弓記容居及叔仲皮妻
魯人也鄭康成注謂魯鈍人也亦非魯國人臯陶舜
臣也周禮韞人為臯陶陶如字鼓匡也絳灌周勃灌
嬰也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一人也班馬
班固司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注班別夜遁馬
不相見故鳴也巫咸商臣也周禮自有巫咸巫與筮

同漢劉盆子魏自有劉盆齊孟嘗君漢自有孟嘗馬
異傳不忘巾車之恩注鄉名非春官掌車人之巾車
史記楚靈王死於申亥為天下笑申亥人姓名非甲
子杜詩亦人名非杜少陵詩丁寧告戒也左傳伯棼
射王汰斡及鼓跗著於丁寧注轅上鉦非告戒委蛇
委曲也莊子澤有委蛇蛇如字神名也蘭若佛寺之
小者也選詩蘭若生朝陽若亦如字蘭與杜若也白
社蓮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賊雁行兄弟序也禮兄
之齒雁行莊子自有雁行避影行亦如字側身行也

東脩東脯也東漢劉般東脩至行爲諸侯師注謹東脩絜也胡廣傳亦云東脩守善有所勸仰司空圖有亭曰三休三輔決錄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謂杜陵金元休韋甫休長陵第五文休呂布傳亦自有三休之臺謂其高必三休乃至名義不同如此又如堯舜之禪云云禪亭亭南郊賦之雲菡萏名義之殊可拘一律哉

國有災異人君則避殿減膳徹樂示寅畏也事物紀原謂避殿始於漢景帝七國反召將軍曰楚王卬等重

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謂始於漢明帝將起北宮鍾離意諫曰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殿益非也余嘗見說苑曰魏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乃知景帝因軍興避殿命將正用此故事其來尙矣非始於景帝也

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漢張衡遂引爲證且

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尤可笑也余舊讀漢志
見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每疑所
謂常娥卽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決也及讀周官注云
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适嘗引詩實維我儀
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亦協中阿揚雄太元亦以各
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蓼莪皆書作蓼儀然後
自信常娥卽常儀明矣後人因其職占月故啓此恍
忽怪誕之論

廬山之陽顛崖千尺下臨大江崖之半懸絡古木藤蔓

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瓮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策
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二人縋巨
木而下約二三十丈達得蜜無算一人於其顛引繩
上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顧
一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因
不飢蹒跚石罅得一穴頗深暗顧見一物如蛟螭蟄
其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鉅光燄爍人
然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燠可
禦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蜿蜒然

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爾不若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鱗而躍約一二里頃竟為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於官捕專利者杖殺之廣信朱復之說

一歲而易火者五若多事後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燃若新火性柔青光熒熒無忽燎速熾之患橫渠亦云四時改火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寒食禁火以出新火必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

季春大火星高其時為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新

而烹味佳是則古人鑽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或問朱

文公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王於未六

月未月也故再取之上寄王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

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積成三百六十日成歲也

顧凱之嘗寄畫一幀於桓元皆平生所珍愛後竟為元

所攫緘閉空幀如故還之凱之見封識不殊但失其

畫直云妙畫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或者癡之子

謂凱之不癡也當桓元負甲兵之盛且將睥睨神器
况珍物桂晝何足較乎一拂其意則身與晝俱亡矣
元異日出名晝示客客有食寒其汚之者遂惋悵竟
日不思人之所愛猶我之所愛也至於諷帝禪位尋
至敗亡然後抽所服玉簪悅追兵幾以自脫其癡甚
矣

楚之敗於吳而出奔也潘子臣以舟師敗子期又以陵
師敗楚國大惕而懼亡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
遷郢於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晉之遇楚於鄢陵也

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及既敗楚文子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
乃使祝宗祈死繼而有二郤之難夫楚之屢敗而子
西獨喜晉之大勝而文子獨憂何也蓋天下之事禍
亂常生於玩愒之餘而功業每成於憂懼之後故震
雷虩虩而有笑言啞啞之效同人先笑而後有號咷
之凶成敗禍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濟男之窮也繞庭紬思且曰只是箇諸爻不
得位終不能盡其義適有一桶匠庭下問之遽云恐

卽是三陽失位伊川爲之嘆賞今未濟解雖不當位
剛柔應也正用此語下云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後
晦庵見之謂三陽失位一語自出火珠林伊川不曾
看許多雜文字故也雖然桶匠豈庸庸者哉

胡元任漁隱叢話云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
發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
足者蕙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閒十蕙而一
蘭也楚辭曰予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
是知楚已賤蕙而貴蘭矣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楛遠

矣余謂不然此漁隱承山谷之誤不深攷耳今所謂
蘭蕙者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辨之甚詳
今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五尺
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
盛可佩飾蕙薰艸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
氣如薜蘿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卽零陵香也文公云
蕙蘭二物本草言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
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
有餘者蘭一幹數花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澤蘭

則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爲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
家所種葉類茅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
又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
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
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
而佩也正敏云楚辭所詠香艸曰蘭曰蓀曰芷曰葍
曰薷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麝蕪曰江離曰杜若曰
杜蘅曰藹車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草而已如
蘭一物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猗蘭草

今當以澤蘭爲芷山中又有一種如大葉麥門冬春
開花極香今呼爲幽蘭非真蘭也蓀則今之所謂石
菖蒲者芷葍薷芷雖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謂白芷
是也蕙卽零陵香一名薰靡蕪卽芎藭苗一名江離
杜若卽山薑也杜蘅今人呼爲馬蹄香惟荃與藹車
留夷終莫能識也二先生所論如此始余嘗疑漢官
儀謂尚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君之
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蕙花爲香燒及後
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澤

之有後得前二說始釋然况離騷亦云余以蘭為可
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温公詩云楚人歌紫蘭花葉無
傳久循名意茲是誰得名真否益見非今蘭也九畹
百畝蓋寓言耳九畹已是二百七十畝何得謂之賤

彼貴此哉鄭樵通志蘭舊一名煎澤草婦人和油澤
頭得名今所謂蘭其根乃生續斷其花後

郁誤人
賦詠

舊讀天隨生坡翁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
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卻是食其花近誠齋題寒綠
軒詩黃金錢照紅玉豆秋高更覺風味多是食花也

余屋後有菊二十餘本亦嘗羹其苗矣芳馨可愛但
小苦至秋則花與枝葉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二
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莖而大
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薏花非真菊如此則今所
種槩多薏耳石湖有云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今俗
呼為
茶菊品卑下花細碎其餘味皆苦信矣行當求所謂甘
菊者栽數十百株於寓所以當蔬圃

東坡杞菊賦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
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穎濱則不然有詩曰春初種

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
乃爾任人須天隨匕箸幾時輟彭澤樽壘未遽無更
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長者之言也不待
食菊而自壽矣

雙峯饒氏名魯餘干人也講理極精如五行說曰洪範
五行之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說
者以爲此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
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傳謂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

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
爲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誣矣然愚嘗
以理推之則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
津液也火者氣之光芒也既有是氣則其津液光芒
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
理也至於木則土之精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
而後英華有所發精實有所聚焉則木金亦安有先
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其英華精實亦一時
皆具各隨寓而成質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以

此觀之則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
金天五生土為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
不然矣況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閒不容髮使天既生
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則
陰陽不相逮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以此觀之謂
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
而為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蓋嘗
思之造化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陰濕而陽燥陽燠而
陰寒二者相摩則其寒且濕者蒸潤而為水雲雨燠是也

且燥者激烈而為火雷電是也二者以氣交於空中而

成質而無所待於土故皆輕清水火固皆輕清一者

極輕清故水潤下而火炎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其

查滓團聚凝結於中央以成形體者也土之形體既

成然後二氣之精得以蓄藏於其中相與醞釀以生

物陽之盛者必發達條暢而為木陰之盛者則收縮

堅凝而為金是二者以氣交於地中而成質非土則

不生故皆重濁木金固皆重濁二者之中木猶輕

清而金尤重濁故木浮而金沈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後而土居其中

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範之序蓋以言五行方位之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居中央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東北爲首西南爲尾中央其總會也故其數之序先經而後緯上首而下尾而以總會者包括其中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亦豈始生之序然耶今試以人之始生明之方其稟氣賦形之初惟陰血陽精之聚而已陰血水之象也陽精火之象也精血合然後胚胎而成形體形體土之象也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有

所傳而生焉毛髮木之象也齒甲金之象也造化之始其事實區莫可深詰人肖天地其理當無以異也若夫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一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則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數而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蓋卽河圖之數而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之象也偶數屬地陰之象也以列分之則一二六七經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

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綜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也
故以前五數言之則天一者太陽之謂也地二者太
陰之謂也天三者少陽地四者少陰天五者陽中之
謂也以後五數言之則地六者太陰之謂也天七者
太陽之謂也地八者少陰天九者少陽地十者陰中
之謂也天一與地六合於北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
水之象也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
生火之象也天三與地八合於東是少陽與少陰交
而生木之象也地四與天九合於西是少陰與少陽

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與地十合於中央是陽中與
陰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觀奇偶二數經緯錯綜以成
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
其象粲然可見矣大抵天地之化參伍不齊而各有
條故以五行言之其氣質雖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則
三其方位雖五而所以流行之序則或五而或四以
十幹觀之則土與四行迭運而爲五其數奇其象圓
屬乎天也以十二支觀之則土寄王於四行而爲四
其數偶其象方屬乎地也陰陽家所謂天幹地支是

也然屬乎天者五分十幹而每行各得其兩是以奇而函偶屬乎地者四分十二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函奇二者蓋天清地濁之氣配合流行而陰陽奇偶交相錯綜之數如磨之旋兩扇相合而其齒參差不齊此萬變之所從出也或曰土一也屬乎天者則是四行而迭運屬乎地者則寄王於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則與土四行均爲天中之一物故其氣之流行不得而獨異自地而言則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無不統焉故其氣貫乎四者之中而無不在也

曰或謂土王於夏秋之間者七十有二日或謂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總之爲七十有二日此迭運與寄王之說也其然乎曰是二說者一則得其數而失其期一則得其期而失其數皆竊聞其說而意之而未知所以說也蓋土之休王不可得而見所可辨者幹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則月歲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卽幹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卽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數則一歲之中日與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爲七十二日其多寡與四行等注內又注或疑以

日計之則一旬之中爲戊己者二日通一歲三十六旬則爲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計之則甲丙丁戊己辛壬癸之歲爲戊己者才兩月僅爲日六十爾乙庚之歲爲戊己者四月則又爲日百有二十焉何以言其爲歲均之爲七十二日耶曰一歲之中月十有二幹凡一周而復過其兩以一周言之則爲戊己者兩月固止六十日爾以復過其兩言之則又有餘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歲而計之則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爲百二十

日其多倍乎四行此皆存實而可據者也舍幹支而語其期與數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數以幹支而別其異則固然幹數十而支數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數五故氣之屬乎天者無適而不五五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地之中數六故氣之屬乎地者無適而不六六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二也曰幹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氣配五方則陰陽之中氣合於中央而所以爲土者一故倍之而成二以六氣配六方則陰陽之中氣互交於中央之上下而所

以爲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日然則天之中氣何
以不互交於上下也日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氣何
以不竝交於中央也日地據中央故也以此觀之其
奇其偶莫非天理之自然豈人所能損益也哉雙峯
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以一爲太陽七亦爲太陽二
爲太陰六亦爲太陰未易曉也

南史載蕭應廬陵王之次子王薨至寶庫見金鋌問左
右曰是可食否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竝乞與汝等
不慧甚也然使人之慧者知金不可食而賤之與土

同價則務本棄末天下無爭民矣

六經分章斷句之難尙矣每見諸老論至此且附以管
見類數條求是正之程氏於損益二卦爻辭分或益
之作一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一句謂或之一言
非一人可指之辭一人願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雖龜
筮亦協從弗克違矣而晦菴以或益之十朋之龜作
一句謂十人朋聚如龜筮之先見可以決疑者而弗
能違也似是程氏味明夷六二爻用拯一句馬壯
吉一句當明夷之時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

者必馬健壯而獲免之速則吉也書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句言聲教于東西南北皆及之矣故結之曰聲教訖于四海考王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其本守之世謂之工作一句或以守之兩字作一句今於守之世點斷蓋世守其業乃謂之工爾詩大序近世把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為一句子細諷味文意俱未通近得毛氏舊本乃知治世之音安亂世之音怨亡國之音哀以樂其政和以怒其政乖以思其民困如此斷句謂如論語吾善

射其盪舟俱不得其死當點然禹稷云云是句卻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子在齊聞韶一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子在齊為一句聞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義自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一句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墨氏兼愛一句摩頂放踵利天下一句為之一句蓋前有利天下不為故也又每見古人所點書句有極長者不用讀去聲要之句固有短長更加之讀義理易見易之大象於本卦之上亦當加讀如雷雨作明兩作之類語之赤爾何

如點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之赤點之下皆當
讀子謂顏淵子謂仲弓亦皆當讀蓋與他人言顏冉
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
謂大臣問字當讀問夫子也又如孟子其為氣也配
義與道無是當讀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
謂無道義則氣餒此類甚多分章處如子曰文莫吾
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
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爾知五十以學易至皆雅

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一節至於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皆所常言作一節又如禮之用和為
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作一節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作一節謝疊山注
詩簡兮篇有力如虎依古本屬左手執籥亦甚有味
親民之職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閒切民之利害莫如令
每讀兩漢循吏傳則西京所載無非郡守班固至謂
令若長不聞於時何也至於東京縣令之號循吏者

班班可攷則其故何耶後反覆諦玩頗得其說循吏之盛莫盛於西漢宣帝時宣帝謂吏民之本者太守也而不言令親臨見問觀所由而察所行者刺史守相也而不及令謂與我同治而有璽書之勉金秩之寵者二千石也而不與夫令蓋其時但知郡守之重不計縣令之切於民宜其令長之不聞於時也東漢則不然光武方崎嶇兵馬開闢卓茂仁愛不以密令之微而擢居羣公之右聞祭彤清政不以襄賁之小而增秩賜緡謠言單辭必為轉易非輕於去取也慮

夫用匪其人或為民害四百餘縣悉從減省非輕於更易也慮夫浮費冗食徒為民擾帝之於令審重如此其後出宰百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為之亦足以見所重在此矣是以劉矩王渙仇覽童恢竝以令長列於循吏傳而魯恭劉平與夫潁川之四長先後相望其績章章不絕吾始知守令所以名聞兩京者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歟

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澀怪僻所謂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驚

瀑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跂邪跂異以
扶孔氏又一鯨鑿春麗驚耀天可所以荅李生書曰
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
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
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必崔嵬然後
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驪龍之
珠必鋼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今謂韓門之怪
僻莫若樊宗師韓公爲作墓志亦謂其文類多澀語
如絳守居園池記云絳卽東雍爲守理所稟參實沈

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
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礎雜擾宜得地形勝瀉
水施法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
因得附爲奢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
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陴緇孤顛跂偃
元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峽旁潭中
癸次木腔瀑三尺餘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佶漣
虹蜺雄雌穹鞠覲蜃礙很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
蒼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守寢

睥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
彘匿地弩肩厲口牙快抗霜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
胡人翦黃帶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樺槌縞白豹元
斑飲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有槐
須護霽鬱陰後願渠泱泱綠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
可衙又東濤渠曰望月又東濤窮角池研雲曰柏有
柏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
來刮級迴西巽隅閒黃原玦天汾水鈎帶曰言謁行
良旦閒遠崗青紫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
蒼塘蹲瀕西游望瑤翻碧激光文切鏤梨深撓撓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在右北迴股努帶振蹴墉銜渠
歛池南楯楹景怪燭蛟龍鈎牽寶龜靈廬文文章章
陰欲墊歟烟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治
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螭原開哈儲虛明茫茫鬼眼
頽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鷗擊鷺偕池豪渠憎乖憐
圍正西曰白濱蒼深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唧唧
予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埒日卯酉樵途塢徑幽

委盡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刻漏詭婉絢化大
小亭館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障乘壙如連山羣
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溪壑水以古自源三十里鑿
高槽絕一為池溝沼渠瀑湲澗終出汨汨街街畦
町阡陌闢入汾巨樹木資土得永沮宗族盛茂旁蔭
遠映錦繡交果枝香碗灑絕他郡攷其臺亭沼池之
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
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
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榭跡幾附於汙宮

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油生物瘠引古沃潁人便幾附
於河渠嗚呼為附河渠則可為附於汙宮其可書以
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讀之使人口棘
心懸何必迺爾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寒者資焉餒者
取焉至於鮫綃龍鮓駭人觀聽於飢寒何有哉盧處
道嘗效其體戲跋於後云辭習郁周羸劉雍降以弊
迤唐順憲振昌黎辭表夷險矯惟紹述著述見未傳
見獨是矯不甚哉古洛暢子純甫珍奇鍾古蓄樊記
刻久蹊以柳城桃伯端甫涿郡盧氏子摯云亦頗得

其怪澀之趣

見天聖中王履為詩作爲之注釋未及

嘗爲解釋今不復有因循者本傳其句讀

以便觀覽又案吳師道補注本跋云記二本一爲歐

公集古清玩右刻是樊自書一則趙仁舉本也今湛

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且不如如押作去聲東坡

亦押蘭相如作去聲磨而不磷之磷韓杜皆作平聲

押如方世無緇磷此道未磷緇恐自楚辭毛詩叶韻

中來南渡簡齋亦押作平聲案簡齋集陪諸公登南

九天紫面光磷磷湛淵蓋指此也又不歸子施覺心

長老詩云知君遊世磨不磷往作道人之若友亦作

平聲使延傳識杜又有刺史似寇恂到郡宜競借押作入聲

資昔切案杜集惟草堂本作借別本俱誤惜汪氏杜

探本源作惜字使轉以杜爲口實則集韻之過也謹

附正之又案謝靈運山居賦怨浮聲之如借亦叶入

聲而元稹代書一百韻有云逃席衙門出歸借借馬

騎借字下注云去聲益知古人用字不苟也延博識

按恂傳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字義取於人作入

聲與所取人作去聲如左傳寡君是以願借助焉亦

入聲今皆承誤讀作去聲潘岳詩有豈敢陋微官但

恐忝所荷柳宗元平淮夷雅錫盾雕戈威命是荷荷

皆作平聲蓋何天之衢何校滅耳百祿是何荷可切

又如字何荷通用故也岳詩前云引領望京室南路
在伐柯五臣注南路京道伐柯者詩云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謂去京不遠岳如此命意不亦太迂乎

制詔天言也朝廷置官以代萬幾取尹其代予言之
意庀其職者不當載之私書孔子序三代誥命雖成
王幼冲灼知出於周公之手猶婉其辭爲君諱之且
詔照也如日之照於天下片言隻簡所以能感動人
心者以爲萬乘之尊卷卷若此我何若人斯故於史
冊則各具載於本紀自昭明采冊令一二於文選後

之嘗隸玉署者往往梓於私集是借重君父治文章
之名於臣子也至有不在其位而私集載擬制者殊
失藻繪上命之意

莫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
句以快喜之云終日昏昏醉夢閒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及叩其主僧庸
僧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檀施苛畱
作午供鬱鬱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
辭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閑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閒

禹導水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以二水勢鈞而相入謂之會如江會于匯濟會于汶之類以大水小水謂之過如河過洛汭過洛水之類凡言會言過者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澤名也若河至龍門至華陰至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則地名也河至大陸濟至于河皆澤名也至于漘至于東陵又陵名也楊誠齋解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云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則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妙

王褒始召見作聖主得賢臣頌時上頗好神仙故末竟引彭祖松喬事以風之庶幾引君於道及其安於祿位方士有言金馬碧雞神可祀而致者則鼓舞奔走以任其責曾無一語諫止何始終謬戾如此死於道路不為不幸魏諸始勸太宗行仁義後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和玩無已余每讀至此未嘗不代汪褒媿汗

湛淵靜語卷一

湛淵靜語卷一

不足齋藏書

湛淵靜語卷二

錢唐白 珽 廷玉撰

海陵周 暕 伯暘編

南渡後七帝

併祐陵

皆攢東越五后攢杭之赤山寶祐間

西湖孤山太乙宮落成穆陵欲因原廟朝謁西出錢

塘門幸新宮然後泛舟游南屏山之翠芳園步輦還

內於是臺臣封章三學扣闕論列無虛日疏格不行

時張蟠為正言獨疏諫大畧云陛下祇謁西宮登舟

駕輦跋涉還內無非為天下生民祈福水年但中閒

一事未甚穩當敢不奏陳御舟游西湖過翠芳南向
卽赤山諸后攢陵在焉陛下於是時卽望拜耶但宴
坐耶或回舟背之而東耶合不合禮寺酌詳其宜穆
陵感悟卽批依付出不復西幸不十日張嬭登政府
可謂善諫善聽矣

四皓之目說者不一園公或作園公按顏魯公匡謬正
俗圈字引陳畱風俗傳云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
漢祖聘之不出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又商於
有耕者得石刻數種皆漢隸字云圈公神坐綺里季

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坐几蓋漢惠帝曾爲
四人作碑祠於隱所故也姓氏書亦以圈爲圈公之
後如此則合作圈公然淵明聖賢羣輔錄園公姓圈
名秉字宣明陳畱襄邑人常居園中故稱園公則稱
園公亦可又得一說綺里季夏是一人黃公是一人
今皆稱綺里季非是且引陶詩黃綺之商山且當從
黃綺及少陵黃綺終辭漢何不言夏綺而言黃綺又
黃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嘗有未必頭如樗里子
也應頭似夏黃公之句畢文簡公亦譏之以爲不當

言夏黃公此說似謂季夏者如季駟季隨之類然古亦有單以季為字者漢高帝張釋之是已況吳志虞翻傳注夏黃公四明人姓氏譜亦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如此又非姓黃也豈文簡別有所據耶若以陶杜為證恐大不然詩不以辭害意若然則楊馬宜同時邑人爭識馬相如豈相如單姓馬耶

改卷氏者瑯邪卷焉是也

國楚嚮熊後望出陳留風俗傳乃圈稱撰郭奉傳有圈文宜有避仇

角里先生今人以角音鹿以角音覺二字辨於一豎之

短長初不知頭角之角篆作角下從兩人本象形也
之文豎下蓋俗書也音鹿音覺自是通用故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吳械韻補角音昆又
山谷竹石牧牛詩石吾甚愛之勿遣牛觸角牛觸角
尚可牛鬪殘我竹正作鹿韻押毛冕增韻去其圈於
角里之角上只從一撇未知所據蓋角肉上出二豎
象形也

嵇康傳列於晉書余每疑其誤康死之日實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年魏禪於晉則康何有於晉哉觀其薄

湯武一書可知其術業康以昭死孔融以操死於名
教不為無補然禪代之際往往以成敗論人此難言
也使晉無江左百年之祚則入公而下凡所謂晉之
佐命者不云同惡可乎顏延年五君詠黜王戎山濤
旨哉

九族獨章帝紀歐陽夏侯氏之說為長九族者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
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
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

父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
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二也

晦菴在長沙區兄問性也有命焉之性是氣稟之性命
也有性焉之性是天命之性否先生曰某四十歲方
得此說不易君思量再三稱賞朱子窮理之深用力
之久方有得於性理之學一見後進明理再三獎借
以示勸勉今人為學既無積久之功其於人又乏獎
借之美德惡乎進業惡乎脩

伊川曰聖賢之論天德蓋謂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有

汙壤則敬以脩之俾復其明此卽晦菴明善以復其
初之謂也書云敬脩可願詩云聿脩厥德皆自脩之
義若曰學以脩性性何待脩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尙之少陵亦教其子宗
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
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山
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卽王少頭陀寺碑文曾軒
延表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
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卽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蘭

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
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
正位昌黎作重脩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
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畧云勃入
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
舊見墨本今亾之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卽宋玉神女賦其始來
也若白日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事

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瘡疾有驗良可笑也

使燕日錄載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楫來通好朝廷劄京湖制司就差官鄒冲之等六員使北朝審實於次年六月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狀以南京丞相繫銜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緒親提兵自黃龍岡轉戰敗走歸德汴圍不解崔立以城降守緒一家盡沒立自稱鄭王又自稱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數行同入城館人使於都堂入自酸棗門又入對上門經

東華門外循宮牆轉東角樓直西行過左掖門百餘步卽五門門榜承天東登聞鼓院門兩旁置兩觀東西各有朵樓引出五門樓數丈碧瓦朱甍無一損動又行百餘步卽右掖門向南相對一門兩旁皆居民行數十步折而向西又行數十步折而向北一門榜曰尙書省入門東偏學士院西偏御史臺行二十餘步東偏一門榜曰吏禮戶部西偏一門榜曰兵刑工部又數十步兩碑亭夾門一門頗壯榜曰都省門屋五楹兩旁各五入門兩井亭對峙東西兩序各二十

通志卷之二
楹堂九間繪以碾玉甚宏麗勝曰都堂堂後一船齋
通過接一大堂卽宰執會食處堂東面南一位左丞
相位堂西面南一位右丞相位傍各屋五間東西對
峙係五府位次日往相國寺寺門成劫灰止存佛殿
一區高廣異常朱碧閒錯吳蜀精藍所未有後一閣
參雲凡三級勝曰資善之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其
寺舊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廣慈善慈律院三
智海禪院一東偏寶梵寶嚴寶覺律院三慧休禪院
一寺通闐闐往時每月八次開寺聽商買賣易出相

國寺往州橋橋外水卽沙河分流往普濟渠過橋出
丹鳳門卽舊朱雀門此門直對五門相去數百步出
此門百步卽龍津橋此水係蔡河分流小舟往來頗
類臨安內河但船少爾過橋不百步卽城門勝會朝
其城自金人南遷促而小之去舊南薰門有數里遠
復回入丹鳳門過州橋有文武兩樓夾橋皆瑠璃碧
瓦不知名樓果何謂也此京城闐闐駢闐之最今荒
墟矣過文武樓數步東西兩門以通往來蓋一直五
門禁路遂用此兩門通行自西偏一門出係州橋以

西街衢窄狹屈曲行不百步卽三元驛朱溫火劫李克用處止存其基又行數十步卽開鄆府治無麗譙儀門亦湫隘入門庭院廣闊庭下草深沒騎設廳九間甚雄壯外郡所無又次日同官屬看故宮室宮牆四角皆有樓高數十尺其樓中一區高兩旁各第減三層以裏牆角入自左掖門向西行一二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卽五門裏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五門樓俯瞰城寺正望丹鳳樓復下樓望右昇龍門此兩門蓋通左右掖門五門非車駕出入不開

左右掖門百官有司往來橫通左右昇龍以造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亦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兩旁有井亭東西廊屋各數十間殿庭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旁朵殿各三間峻廊復與西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詢之宦者稱金主詢渡河來後所畫中間御屏亦畫龍上用小斗闌成一 方井如佛宮寶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卽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由德儀殿

出有三門中門曰隆德之門餘二門傍左右隆平入
此門東西兩井亭望見隆德殿卽舊垂拱殿今更此
名兩廊屋各數十間殿亭中東一樓鐘樓西一樓鼓
樓殿屋五丈間旁各朵殿三間階止龍墀一級左朵
殿峻廊接東止閣門右朵殿峻廊接西上閣門並樓
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峻階數步有
旱船過又一庭院又一門傍曰仁安之門門外東西
向兩門東一門橫截出東華門西一門橫截出西華
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殿宇龍墀兩廊皆如隆德

規模止無東西閣門在本朝爲集英殿進士唱名在
此新進狀元以下竝由東華門出金人改爲仁安傍
顏所改蹤跡尙在自此後兩殿有殿無門皆旱船連
接兩邊廊屋不丹牖止是黑漆窗戶意必宮人位次
此係內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筒瓦此兩殿竝
瓦止用琉璃楞屋脊及用琉璃筒瓦圈屋簷一殿曰
純和一殿曰寧福後又一小殿連寧福如人家堂舍
後龜頭三面皆牆壁此卽正寢兩旁有兩閣亦設榻
此殿後卽內宮牆有門兩重出後苑入苑門一直行

數十步有小溪橋度橋過溪一殿榜曰仁智溪中尋常水滿內有龍舟今涸矣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敕賜卿雲萬態奇峯西一石上刻玉京獨秀太平巖徽宗皇帝親書刻石填金殿後用怪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最上刻石榜曰百泉山後挽水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澗又流至涌翠峯下有大滌洞水自洞門飛下山下有三池左右兩池白蓮中一池紅蓮山後乃厚載門也夾仁智殿東偏一橋度溪有亭曰臨漪西偏一橋度溪有亭榜曰瓊

杯卽曲水流觴兩亭並在溪南自此東西兩邊別有殿閣循溪而東皆垂楊復度橋過溪一殿曰長生殿基稍高下瞰一園殿後一亭曰廣寒時盛暑中立少時渾無暑氣長生殿東曰浮玉殿西曰涌金殿廣寒亭東曰蓬萊殿西曰瀛洲又兩亭一曰綺香一無題顏自此復度溪橋回向東係毬場有闕武殿自毬場復向西望長生仁智殿直西行怪石壘成山甚高且廣石砌一徑屈曲回旋以至山頂初過一石橋榜呂公洞旋折而上一亭壘秀山之正面一堂榜臨溪其

徑皆夾以花竹前後不相望竹木斷處忽然一亭類
臨溪堂又橫截一亭宜芳一亭秀野一亭環翠一亭
真樂皆結茅爲屋了不知在 cities 中大抵苑中多植
檜與木槿每徑於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數計出苑
門入內宮牆門由寧福殿復出純和殿西廊一門門
復接以脩廊行二三十步北有一門甚小榜隆徽此
金人皇后宮入門一假山如門屏滿庭盡花木檻闌
一樓對花圃樓上甚高敞無榜額過樓卽瓊芳殿樓
屋殿屋隔塵畫雙蟠鳳殿屋結頂金蟠鳳大率如人

君殿宇上有鷓尾下無丹楹門窗戶牖皆黑漆自此
復西過長廊一樓榜豁然旁有玉清殿此皆金主詢
所造規模制度豈敢望舊宮室萬一復由來路出純
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卽是本朝
舊原廟一門榜啓慶之宮入宮門復有三門中曰德
昌左曰文昭右曰光典三殿中左右亦同廟卽舊殿
宇不知榜額是否制度宏麗金碧輝耀出啓慶宮門
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
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卽金人太

后宮或云本朝東宮金人更爲太后宮入宮門直端
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曰光熙望見徽音殿及長樂
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燕壽殿復出此宮由左掖門
出所謂祕閣華館了無所見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
卽百官待漏所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
旁卽千步廊但餘基址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緯
楔門入門三二十步面南一大門卽太廟門內三門
門上竝畫蟠龍殿屋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脩廊
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從入此兩門甚

便殿上十二室每室盡榜金人祖先廟號每一室計
二間東偏一門西偏一窗有窗處一閒向西壁上嵌
以小石室上下方廣二尺以上石門一合開閉係藏
神主處遇祭奉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皆羣小
雜居糞壤堆積庭下草深數尺大內諸殿亦然北人
乘馬於殿上庭草沒龍墀過者不勝故宮黍離之嘆
復出太廟向西行一屏牆緯楔門入門行二十步西
南一門卽社壇周圍皆牆四角有樓內有社稷二壇
東西南北四門遇祭祀則開導迎四方之氣次日又

往城西隅看故瑤華宮昔隆祐太后所居之宮僅存
一殿相近瓊林苑金明池苑餘牆垣池存廢沼出新
城西偏卽龍德宮與厚載門相近徽宗皇帝所創有
殿二有館四有亭二十有四近北軍圍城時拆毀殆
盡止存熙春一傑閣高百餘尺巍然插空非人閒所
有金人亦常毀之竟不能登是閣見四圍皆荷花用
小橋通諸亭館吁故宮自南渡迄今百餘年中雖經
金人營葺猶有存者

鮑照嘗有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一八井字八角

也五八折井字而四之則爲十者四四卽五八也
飛泉仰流謂垂綆取水而上之也今杭之塘西大明
寺前井亦鐫隱語於上云一人堂堂兩曜垂光井深
赤一點去水旁二人同行不欠一邊三梁四柱足火
然若有雙鉤兩日全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

漢之循吏河南守吳公爲首雖傳敘亦稱其謹身卽先
居以廉平不嚴而民化當文帝卽位之初瘡痍甫定
而治平爲天下第一及入朝便能拔買誼於草茅中
終隆漢業可不謂賢乎班固不爲立傳何耶豈簡冊

脫落無所攷耶抑善爲治者貴於無迹歟吳公者公
豈名歟區區丁公吾知其名固有如吳公之賢嘉名
不得聞邪或曰班氏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不立傳
者爲不勝立也吁談何容易又如張釋之嘗問文帝
曰周勃張相如何如人帝曰長者如此則上下知張
相如爲長者矣且與絳侯並稱而後又爲大將軍擊
匈奴逐出塞卽還當時雖受神算於上而相如能不
徼功生事以開邊釁益見其賢矣出處顛末亦無傳
可攷齊魯大臣史失其名古今似此湮沒者固不少

余偶讀至此竊有感焉耳士之潔身厲行蓋爲身後
區區之善名耳若道家所謂爲善無近名名與身孰
親是皆私於一己之謂非兼善天下之謂也易辭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又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人苟
不復愛其名則悖逆狠暴之事欲爲卽爲矣欲爲卽
爲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
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如吳公相如皆
貴爲朝廷賢臣且闕焉况巖穴士哉

或問文節倪公思曰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荅曰蓋

有為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之說欲入主

師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孟子以為安石

之言未可盡信也

元豐末封孟子鄒國公建廟兗州鄒縣至政和五年安石之黨蔡京

等當國詔樂正子克配享後奏罷

柳子厚荅韋中立書云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

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

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

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

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

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

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

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

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

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

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為

之文也為文之法備於是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功文

其有不過人者乎

易以一陰生於下曰姤五陽在上猶盛也一陰初生於

下至微也而爰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
豕孚蹢躅戒之畏之凜乎若不可一朝居者及其再
變而遁則陰已得位上之羣陽雖衆莫可得而誰何
矣見幾之早者則嘉遁之吉其係戀而不去者不至
於剝牀及膚而不已嘗觀有唐開元之治二十二年
李林甫爲三品卽一陰初生之妬也至二十四年而
牛仙客入二陰之遁成矣欲天下之不至於剝其可
得乎

前輩書翰往來多尙情實忠告善道則有之未嘗事虛

文諂語相諛說也余嘗見趙平遠出家藏忠肅公在
荆襄時與史衛王往來論國事書謂見信菴時一士
人所獻書有言不可者十條臚列鑿鑿皆精實語雖
字畫不甚精楷塗之乙之畧無避忌然真情實意浮
於議論之表又嘗見劉漫塘與史衛王書則曰大丞
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自同
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勳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
而退不可得乎某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
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又一書曰四明山

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欣然若有
待晝錦焜燿此其時歟某病少愈猶能手種樹書躡
青鞵布襪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其與王
中書賢則曰身外之榮曾不足以槩中心之媿一時
之幸且將爲無窮之差大率前輩言語率皆愛人以
德較之近世筆精墨妙三熏心九頓首嫵媚不情甘
爲糞苦足香之態者不侔矣

蜀僧居簡號北澗能詩葉水心有奉酬北澗詩後題云
新詩尤佳三復媿嘆然有一說不敢不告林下名作

將以垂遠不可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在日詩此意
幸以思慮何時共語少慰孤寂簡遂綴此語於詩集
之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文十五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恥
言不可汗辱愚按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
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有云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
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

時有此語

呂洞賓寒山子皆唐之士入嘗應舉不利不羣於俗蓋
楚狂沮溺之流觀其所存詩文可知如寒山子詩其
一云有人兮山徑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
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前輩以為無異
離騷語今行於世者多混偽作以諧俗爾

今人呼平章為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
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便章百姓昌黎袁氏先
廟記亦用辨章二字

案此條又見
癸辛雜識

伯夷叔齊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程子曰扣馬諫不
諫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是
不食他祿甘心薇藿於首陽今人便謂餓死非也至
於史記云云謂父死不葬亦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
十一年父死久矣故上蔡曰孔子稱不念舊惡怨是
用希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況於念舊惡乎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臬子弟思久
之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嚥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
吞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混淪吞卻

一箇棗也遂絕倒

韓侂胄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時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歎野無遺賢難矣如

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唐路巖爲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以姦佞事閻

王璘謂古制檻木疎闊更爲之形如木櫃櫃以鐵芒
內向動輒觸之旣成吳兵圍建州璘遣兵救之軍及
中途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璘不得已遣出兵就
以文傑所造檻車送軍前饜食之禍福之反以自及
者又不但來俊臣之鐵甕也

所貴乎儒者之學以其足以用天下國家也儒而不適
於世用特腐儒耳奚益哉孔子爲中都宰路無拾遺
器不雕僞及爲政於魯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奢侈踰法越境而徙以至墮

三都而公室強卻萊夷而侵疆歸夫豈徒曰所聞者
俎豆之事而已哉明道程先生之爲縣也辨藏錢之
爭斷石佛之怪興役以禦水害則曰吾之董役乃治
軍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堤折黏
竿脯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
爲精兵陸梭山主其鄉之義社或者舉孔子不荅衛
靈公之問陳以難之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
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
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

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猥至問陳故夫子荅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隙討齊之請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於言理矣故先生處之調度有方備禦有實皆可爲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荆門科條政教無一不當於理至如申嚴保伍而羣盜屏息脩築子城而役者樂趨此儒者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今或者徒以高談性命爲賢華麗文詞爲能求

之實用則無有焉其不至於誤人天下國家也幾希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訓至於忽焉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與夫禮記之若駟之過隙李斯之六驥過隙隙不過喻日晷之疾如於一隙中窺馳馬非指爲日景爲塵也選詩亦有青驪逝駸駸

詩有全篇用也字者牆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歐陽醉翁亭記然卻是祖語孟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曰回也視予猶
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孟云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云云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
晉衛夫人善書羲之早年師事之絳州東庫本一帖云
衛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思陵翰墨志云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筆
陣圖云尙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充必矩

之子與翰墨志合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昭我注
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漢明德太
后馬氏明謂明帝諡法思和純淑曰德婦人繫於夫
故曰明德觀前數說乃知古之婦人如文姜息媯例
以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
之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
首及楊夫人荅書乃云彪袁頓首豈以卑荅尊當爾

耶

趙烈侯好音鄭歌者槍石

二歌者名

欲賜田人萬畝問公仲

仲進牛著荀欣徐越三人皆賢士遂止賜田侯亦賢矣

華州西嶽廟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十數丈接連數段爲一碑大分書字幾尺餘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樓上巢怒併碑焚之樓旣燼而字亦缺剝十存二三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才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謁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操秦音對曰被

賊燒了希仁曰要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柰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柰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徐曰都道姓黃名巢希仁覺其戲已默然而去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國之禮樂在焉孔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德由天生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得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信有之

老圃相傳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因憶古樂府有云昔為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此

皇甫謐高士傳駟馬高蓋其憂方大富貴而畏人不若貧賤而肆志仁人之言也畏人二字甚有味

方蛟峯格言八句子嘗書作兩直軸懸於齋閣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為聖賢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貧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得志一時謂之天流芳百世謂之壽人謂呂居仁語非也

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至唐猶然今不然矣

如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無罪之類唐憶李白逢杜

甫皆是也後世惟呼以字亦有以字自稱者近見觀

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自書君復奉呈某人又

有紫醜帖亦書君復頓首慈公大師

又圍爐等帖皆姓下押字頓首

房喬封倫皆隋末唐初人時惟稱師古士廉元齡德

彝未見有名之者在當時嘗以字行故師古注漢書

直稱顏師古元齡注管子亦直稱房元齡但舊唐書

既明言房喬字元齡而新唐書乃謂房元齡字喬又謂師古字籀不知歐公何所據遂以字易名也惟郭子儀字子儀張嘉貞字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名與字爲一自簡便皇朝類苑載党進本名進對人每自稱曰輝或問其故荅曰各從其便爾此又莫曉如何

周禮秋官夷貉二隸掌與鳥獸言故俗以舌音祝祝可以致犬唇音汁汁可以致豬雞朱朱豕盧盧一切以爲天地開自然之應故李白隱岷養禽千數呼皆就

掌取食介葛盧公冶長等皆能知鳥獸語以余觀之朱朱盧盧皆像其聲祝祝聲類兔雉汁汁聲類鼠皆像其所欲攫而食者周禮亦云知其嗜欲至於葛盧公冶等亦各自有幻術假異類以神其誕也西夷康居與竺國鄰俗多善幻此卻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天人之感不同而先儒猶有鳳麟爲箕箒之飾疑之也

舟之最大者莫若不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酒肆之類拖長數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次

山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衿許慎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康節生不為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架屋牀上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冲晦處士徐復平居以太元授學者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復何為以微名後世哉陸文安公不注釋諸經曰六經乃注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舊奉倩以六籍為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象山嘗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然此因秦火或漆書相傳遂致子曰有衍者卻不可因咽廢食則是元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匡衡字鼎傳注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而揚雄曰後世有揚子雲必知元蘇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私恩也昌黎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敦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皆自尊以臨卑之謂古人

呼字最重子思字其祖門人及孟子以後至於今呼仲尼儀禮皆字父祖漢袁盎兒子種亦字其叔父曰吳王驩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

赤壁之戰人皆知決策於周公瑾而不知亦發機於孔明也孔明之說孫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不下萬人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云云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遂敗操於赤壁也

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言報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曾失軍也

子嘗與方睦州論唐詩僧當以皎然靈澈為稚首因言皎字清晝嘗作銅盃為龍吟歌序曰故太尉房瑄早歲嘗隱終南山峻壁之下往往聞龍吟聲清而靜滌人邪想時有好事僧潛以三金寫之唯銅聲酷似他日房公偶至山寺聞林樾間有此聲乃曰龍吟復遷於此矣僧因出其器以告公公命妻之驚曰真龍

江漢書卷之二
吟也大歷十三載秦僧海至桐江子使兒童曼金放
之亦不減秦聲也緇人或有譏者子曰此達僧之事
可以嬉禪爾曹無以瑣行自拘嘗賦詩以見意歌曰
逸僧曼益爲龍吟世上未嘗聞此音一從太尉房公
賞遂使秦人賞至今初曼徐徐聲漸顯樂章不管何
人辨似出龍淵萬丈底乍怪聲來近而遠未必全由
曼者工真生虛無非益中寥亮掩清狄縈回凌細風
遙聞不斷在煙杪萬籟無聲天境空昨向天台宿華
頂秋宵一吟更清迴能令聽者易常性曼人忘曼躁

人靜今日瑀鏗江上聞蛟螭奔飛如得羣聲過陰嶺
忽成雨響駐晴天將起雲坐來吟盡江空碧卻尋向
者聲無迹人生萬事將此同暮賤朝榮動還寂又於
萬籟無聲天境空下自注聽專一境則衆音不聞非
萬籟之無聲也皎然此說更精到事亦不凡詩家未
見有引用者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祕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
侯典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卽書奉車子侯暴
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

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

世稱元龍百尺樓按魏書許汜劉備在劉表坐共論天下士汜曰陳元龍豪氣不除昔嘗見之無容主意久不語自止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以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如此則百尺樓事別無他傳記當是備語要當元德百尺樓元龍上下牀方得

陳同甫名亮婺女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滕强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寘在二三主上以爲無它擢居第一蓋荅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

漢武帝秋風辭幸河東祠后土時作也按本紀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睢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昭明序攷之乃曰顧視帝京則有以符當時之詔曰巡省豫州觀於周

室之意以辭中物色攷之乃曰木落雁南則有以符十一月也蓋其時尙循秦舊以亥為正十一月即夏正八月也辭作於此時無疑時方有事於五嶽四夷而文中子以為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武帝所謂樂極哀來者正為少壯幾時柰老何耳畏死貪生之心實兆於此實銳於此厥後五利勇之之徒承風而自銜者以千萬數於是內窮土木外窮河海至老無所得猶且羈縻不絕幸庶幾遇之悔心何在焉借使有之豈非萌於子侯暴死之前著於蝗旱大搜之

閱而發於巫蠱禍妻子之後也秋風辭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獨見之文選樂府文中子晦翁附入楚辭後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黜之豈有以乎

南北國語載謝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祕書郎早世靈運好臧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折謂弟瞻曰非汝不能乃與子弟其游使瞻與運共車連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世談者五有異同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若混瞻可謂愛人以德且善保門戶者歟

王臞軒邁嘗自贊其畫像云早游諸老門晚入端平社

卽汝臞翁也八被丞相噴出遭長官罵亦汝臞翁也
誰教汝不曲不圓不壘不啞只片時金馬玉堂一向
山間林下然則今日畫汝者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問
天祈活百年一任羣兒描寫

邵康節生席不赴蓋有見也伊川生日亦不事飲宴前

脩似此者多近劉極齋

宏濟

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

香端坐日父憂母難之日也子自幼不幸不逮事父
母遇是日卽齋不出不葷不酒旣仕雖出亦齋不戲
笑不與讌席此當爲事也惟年老欲勉從子孫事親

之道則於齋祭之次日爲壽猶或可也

太宗開秦府日於城西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
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
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
文達蘇勗爲十八學士後薛收卒召劉孝孫補之命
閣立本畫其像褚亮作贊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
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候
行果韋述敬會真趙元默毋獎呂向咸虞業李子釗
東方顥陸去泰余欽孫季良爲十八學士

案韋述元
本作李述

至知不足齋叢書

敬會真元本作張會真趙元賦元本無元字成廣業元本作成真真東方顯元本作東方顯陸去泰元本
作陸元泰今但前改命董萼畫像一作董萼御製贊為于
一有陸堅無東方顯載翰苑盛事然合象諸儒視前登瀛知名者蓋鮮矣
 司馬史記於貨殖任俠佞幸三傳尤拳拳致意焉者蓋
 有所自傷也財之為物可以致用遷苟多財自可資
 緣贖罪安有終戾於辟之事次則使平日有豪俠之
 助必將揮金行賂上章營救爭為之解紛者矣又其
 次則帝之左右皆諛佞便嬖逢君之惡曾無一人為
 國家惜士類保忠良皆不足與為善者以此知三傳

正以述遷之己意精神全在是也

父名其子或字其子若孫曰幼曰少曰稚曰孺曰孫曰
 子或曰叟曰老曰齡曰翁曰伯曰叔皆欲其壽考延
 長之意然更有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金日

磾字翁叔兼之者也

郭汾陽一日語子弟曰正陽庶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
 不熟讀從容錄所載如此不知何書豈免園冊之類

耶

左傳僖卅三年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我

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於絳縣老人使之
年及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齒也古者論齒稱年
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當為齒
又主人焚衝或濡馬褌以救之注衝車也褌馬衣按此
則古者馬亦有衣

湛淵靜語二卷元白堯延玉著堯錢唐人卷帙不
應止此此二卷為吾昆沈氏家藏沈君名玉麟字
□□號鳴谷少有俊才不拘細節家貧而好客尤
善飲酒酣落筆驚人人以癡目之將死預知死日

竟不獲第其家藏書甚多予與其子大宗游得而
錄之嘉靖丙午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孺允甫誌
湛淵靜語二卷樂安學徒得自南陽故書中子見
其辨饒雙峯論洪範五行一條頗有心得乃俾書
史傳之康熙壬辰八月既望焯記

湛淵靜語卷二

乾隆癸卯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